

南京文獻

秀文題

第十九號

民國三十七年七月

張 錦：
至正金陵新志(十)

王孝鑑

續治城蔬譜

南京市文獻委員會
通志館印行

古蹟志總敍

自古國家有所興造。曷嘗不覽前代之制而爲之損益。凡人之衣服飲食居處。文爲其始。易嘗不因跡前人之遺緒而稍加異乎。昔黃帝鑄鼎荆山。接萬靈明廷。其廟也。葬臣葬衣冠極幽。禹鑿龍門伊闢。疏九河。會諸侯。朝羣臣于茅山會稽。其廟也。葬會稽。漢時泰山有古明堂遺址。而每秦出禪梁父者七十餘君。此非載之史冊。誦于學士大夫。則其盛節遺風。泯焉不傳。豈不惜哉。金陵雲陽之墟。有古帝王遺跡。書缺漫不可詳。蓋秦漢以來。爲都者八。爲藩鎮治所無慮數十。賢人君子。相與憂勞。治其蠶絲保障。歌哭于斯者多矣。其典章制度。與時因革者。既列前八志。復紀識其城闕官署第宅陵墓碑碣。著其時制所在。俾觀于古者有考焉。傳言虞墓之間。未施哀于民而民哀。宋廟之間。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此言人之善心油然。感于所見。知其善惡成敗之路。足爲勸戒者乎。述舊章。覽遺事。存古蹟志。金陵歷三吳古蹟。年月詳見事下。各仍舊稱。不復識別。景定志有考證。各仍舊稱。不復識別。景定志有考證。今引之。

城闕官署
歷代城闕官署參錯。須互考。

古固城 春秋時吳所築也。在溧水州界。乾道志。在縣西南九十里。高丈五尺。縹城周七里二百三十步。子城二里九十五步。按勝公廟記。固城。吳時瀕洛縣也。楚靈王與吳戰。吳軍不利。遂陷此城。吳乃移瀕洛于溧陽南十里。改爲陵平縣。平王立。使蘇乃爲將。戰敗吳軍。以吳陵平縣改平陵縣。王聽費無極妄言。伍員奔吳。閩闕用爲將。舉軍破楚固城宮殿。逾月烟焰不滅。其城遂廢。又按笠澤叢書。溧陽昔爲平陵縣。縣南上舍里。有故平陵城。而圖經乃載平陵於溧陽。載固城於溧水。蓋未詳也。戚氏云。以地考之。平陵有二。其一晉平陵。卽永世城。其一則在唐溧陽南小里。吳所置也。與固城東西相去已遠。圖經之說爲是。故嘉定溧陽志。猶載永世唐縣平陵二城。而景定郡志。城淳溧水志。猶言固城。亦名平陵。則失於不考。嘉定志耳。但勝公廟記永世唐縣平陵二城。

全文。今亦不知何時何文。以蔣日用城隍之記言之。唐立溧陽。至開元近百餘歲。記若皆此爲溧陽。則唐人文也。宋紹興中。溧水屬臨邑中於固城湖得東漢溧陽長江乾校官碑。蓋其地。乃漢之溧陽也。周益公南歸錄。乾道壬辰。自鄧步東灘溧水。發陸行十五里。至銀樹有一二百家。若水泛。則自此便通舟。又六七里至雙港口。復登舟。約十餘里至固城湖。日猶未晦。蓋數百家之聚。登妙智庵。觀范同參政父墳。晚步固城上。父老謂之楚王城。其周數里。但有城基。庭中石龜碑趺。乃古歲掘城得之云。天寶神勒寺碑也。次日晨興五六里。至禪林山惠照院。啓天申節寺僧云。相去二十里有遊子山。儒華院。蓋大口游林之地。不記圖志所載云何。歸舟解纜。渡湖水。則數尺。然亦彌漫其中。多菱葑。凡三十里。至石橋。地約五千里。至太平州河口。兩岸多民居。帆樹如畫。稍前即永豐圩。夜泊黃池鎮。距固城湖。已百一十里云。

古越城 一名范蠡城。案官苑記。周元王四年。越相范蠡所築。在今瓦棺寺東南。望國門橋西北。圖經云。城周迴三里八步。在秣陵縣。長千里。今江寧縣廢後遺址猶存。俗呼爲越臺。全蜀故雲。周元王四年。范蠡作越滅吳。欲回伯中國。立城於金陵。以弭威勢。郡國志云。在縣南六里東甿越王所立。吳王濞敗。保此城。後走丹徒。召王會以水陸五萬過淮。淮陰燒朱雀航。以鋒其鋒。淮潛帥渡水。大破吳軍於越城南。吳循犯建康。劉裕擊其侵軼。用嚴丘進計。伐木柵石頭城。修治越城。齊梁時景反。齊艦入援。自采石濟岸。頗越城。梁武義師次新林。遣王恭據越城。實錄注云。越王築城江上鎮。今淮水南一里半廢越城是也。梁越絕書。其城越范蠡所築。城東南角近故城望國門橋西北。即吳牙門將軍陸機所作懷舊賦。望東城之紓餘。即此城。在三井閭東南一里。而瓦棺寺閣在固城偏北。今南門外江寧縣廢後指。有越臺。與天福寺相對。近時詩人指。越臺爲越女取越王築臺者。非復。

楚金陵邑城 威王滅越。私吳越之富。擅江海之利。置金陵邑於石頭。及負芻爲秦所滅。至漢高帝

時。封韓信於楚。韓郡屬齊。六年廢。恒。周顯王三十六年。齊滅越。乃因山立號。置金陵邑。今石頭城是
爲秣陵縣。韓信志。金陵邑城在清涼寺。西去臺九里。南開二門。東一門。又見田川志。

古賴國城

在今溧水州界。

案晉錄。吳廢帝崩於候官道上。晉太康中。故少府卿丹陽戴璵上表迎屍。

子欲遷許於賴。使圖草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冬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黨賴之帥。朱方。即今鎮江也。陳國苦縣。雖有賴鄉。與朱方相去甚遠。亦非東國有水之地。其賴豈非即晉時賴鄉。今之溧水乎。故勝公廟記。謂楚懷王與吳戰。吳軍不利。擊陷賴渚。伍子胥投余處。正名浦水。戰國策范環對楚懷王。亦言楚兵越亂。南焚蘚湖而野江東。合前後觀之。賴之爲溧水甚明。吳晉訛源爲溧。自漢以來。遂名溧水。而古蹟尚有存者。其昔縣賴鄉。或楚滅賴之役。復其人於彼。未可知耳。舉定以前。圖經失不詳考。戚氏志始略言之。全有此城。以俟博古者稽焉。吳石頭城。

吳石頭城

見田川

丹陽郡城

案晉書記。在長樂橋東一里。南臨大路。城周一頃。開東南北門。漢元封二年。置丹陽郡。

至晉太康中。始築城。宋齊梁陳。因之不改。漢志。丹陽先治宛陵。建安十三年。孫權分爲新都郡。置故都郡。丹陽所領。惟溧陽以北六縣。晉太康九年。改建築。復爲丹陽。置江寧縣。唐初廢爲州。天寶元年復置。平德二載。析置江寧郡。元和郡改志。丹陽郡故城。在今江寧縣。南朝梁宗旦金陵賦。云。右圖長樂橋東一里。

今樹林澗軍寨處。

古都城

案宮苑記。吳大帝所築。周迴二十里十九步。在淮水北五里。黃武元年。自武昌徙。晉元帝

初過江。不改其舊。宋齊梁陳。皆都口。世宮門外。六門城設竹籬。至齊帝建元二年。有發白虎樽。言

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全。上其言。改立都牆。本記建元二年。立六門都牆也。其後增立爲十二門云。考證案宮室記。吳帝遷都建鄴。有曰仍宮者。卽長沙王故府。徒武昌。宮室村瓦口也。有曰臺城。蓋宮者之所寓也。有曰東府相之所居也。有曰西州。蓋諸王之所宅也。有倉城。蓋儲蓄之所在也。皆不示都城之內。與志曰。晉琅琊王渡淮建鄴。因吳舊都修而廣之。宋齊而下。宮室有因有革。而都城不改。東利便書曰。孫權雖居石頭。以扼江險。然其都則在建鄴。歷代所謂都城也。東晉及齊梁。因雖時有改善。此城皆毀。皆吳之舊。隋既平陳。

臺城 一曰苑城

詳見前
圖考。

東府城 晋安帝義熙十年冬。城東府在青溪東南。臨淮水。周三里九十步。去臺四里。簡曰王時舊第。後爲會稽王道子宅。道子錄尚書。以爲治所。時人呼爲東府。其子先櫛。亦錄口事。時謂道子爲東錄。元無爲西錄。西府車騎凜。東第門下。可設雀羅。東第。卽後東府城也。王傅夔人趙牙爲道子開東第鉏萬。帝許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內山因得游曬。甚善。然修飾太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版築所作。爾死矣。曰公在。牙何敢死。其城東北角有土山曰靈。卽牙所築也。宋武帝領揚州日。築東府城。以彭城王義康。曰文帝元嘉中。義康更開拓地墉西塹。自後常爲宰相府第。景和中。普政未入官。明帝特。建安王休仁鎮東府。訛言東城出天子。帝懼殺休仁。而常閉東府不居。桂陽王休反。以甄鸞爲之。紹泰末。盡拆焚毀。陳天嘉中。徙治府城東三里。齊安寺西。臨淮水。陳亡廢。

西州城 即古揚州城。漢揚州治曲阿。晉永嘉遷於建康。郡立州城。卽此城。案建康舊錄。有置西則治城。東則還濱。口觀之東西州橋。是一說。石冰之亂。焚燒府。全賴營孫氏故宮居之。元帝初渡江。

即敏府創城。考證。晉孝武太元末。會稽王道子領揚州。東城故號此城爲西州。大明中。以東府曰王邸。定白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遷。疾篤。上疏口薦。詔遣還都。聞當入西州門。自以本志口口自旣失。及薨後。安所知。羊羨。輶樂彌年。口山西路。嘗過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口口門。左右曰。此西州門。嘗悲感不已。因憊哭而去。宋時徐美之住西州。高祖嘗思之。即步出西掖門。往見焉。寰宇記云。西州學者多未曉。江濱府有東府城。城中有揚州廨。而揚州在府西。故時人號爲東府。西州東府城之西門。謂之西州門。世說。王丞相治揚州廨。按行而言曰。我爲何次道治此。爾何少爲王公所知。是以今西州也。丹陽記曰。揚州廨。王氏所居。諸葛恪。則治建業。晉自周迄至王。仍吳舊。王復領州牧。及桓溫謝玄悉治王府。王茂洪以及玄謙。則在建康。永嘉七年。顧榮誅陳敏。揚州刺史劉機治建康。王氏代檢。元帝渡江。居城府。王便立州廨於此。宋敷景仁旣拜揚州。屢疾遷篤。上敕西州道上。揚州別駕沈懷明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今雖廢。恐無補也。上不復西州。竟廢。

冶城

圖考前。

琅邪城 在江乘縣界。晉元帝以琅邪王過江。國人隨而居之。因城焉。在縣東北六十三里。今句容縣琅邪鄉。即其地也。考證。齊武帝永明元年。移琅邪於白下。置大起樓觀講武於此。南徐州記。江乘南接。是浦州津與白下。皆有琅邪城也。一在上元縣金陵鄉西北。去縣十四里。乃白下之城。或者直以武州津。或爲白下非也。王隱晉書。江乘南岸。有琅邪城。立琅邪內史以治之。齊永明六年。於琅邪城講蒲城。習水步。觀者傾都。王融從武帝琅邪城講武應召詩云。白日映丹羽。賴設文翠旆。凌山峻組甲。帶水城。謝朓有江孝嗣成琅邪城詩。南史齊王融傳云。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圖。置琅邪城射堂。必觀。每游幸。

金城 在城東二十五里。吳築。今上元縣金陵鄉地名金姑成。即其地。考證。吳後主寶鼎二年。以金陵春三性祭於近郊。後主於城門外露宿。明陵乃後主父。故太子和陵也。梁宗旦金陵賦云。遊金陵以怡然。問口種之何在。笑吳主之有座。乃露宿於門外。晉太興中。王氏舉兵反。將軍劉惔軍於金陵。利中示於金陵置琅邪郡。成曰。中相處爲琅邪內史。出據金陵。後溫北伐。經金陵。見爲琅邪時所種柳行十圍。因嘆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因攀枝執條。泣然流涕。楊脩金城詩。亦引此爲據。前志謂上元縣金陵鄉地名金城成。即其地。戚氏釋以爲金陵。卽前句容之琅邪城。待考。

秣陵城 在官城南八里一百步。小長干巷內。梁宋北齊皆於秣陵故城。跨淮立橋柵。當是其地。隋併入江寧。

建鄴城 晋太康三年。分秣陵淮水北爲建鄴舊城。在吳治城東。詳見前疆域志。

蔣州城 隋平陳於石城。置蔣州。輔公祐據江東。用爲揚州。唐趙王孝恭平公祐。又於其城置揚州大都督。後徙揚州於廣陵。此城遂廢。

五城 有二。其一在府城東南二十五里。東晉時所築。其一在石頭城。唐德宗時所築。考證。晉王含率餘萬自柵斯西。置五城造營。唐景雲中。縣令陸彥於城側造橋渡淮水。今五城渡是。唐德宗狩梁州。韓滉觀察江東西。乃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土山。修培壁壘。扼京觀。樓雉相望。詳見石頭山下。

檀城 本謝玄之別墅。太傅謝安與玄齊其所勝者。至宋屬檀道濟。故名檀城。按建康實錄。在今縣東八里。

里。非去縣八里也。地圖謂之城子要。今清風鄉有城子枯在黃城橋之西。即其地。去府城四十里。

白下城

輿地志云。本江乘之白石壘。齊武帝以其地帶江負山。移琅邪居之。唐武德元年。罷金陵縣

。築城於此。因其舊名曰白下。貞觀七年。復舊治。此地遂廢。考證。唐地理志云。武德二年。更江寧曰白下。隸潤州。貞觀九年。後更白下曰江寧。前說興廢本末。與此不同。宜以唐史爲正。又按尚史齊武帝欲修白下城。難於勦役。劉係宗督謫役在東者。上從之。後武帝誇武白下。履行其城。曰係宗爲國家。得此一城。圖經云。西城西北十八里。今姑安鎮北。有白下城故基。父老傳云。即此地。屬金陵鄉。去府城十八里。

開化城

在溧水州南九十里。環地三里六十步。高五尺。有廟未詳。寰宇記云。開化城在固

城東。即溧水舊地也。

東宮城

案宮苑記。宋元嘉十五年。脩永安宮爲東宮城。四周土牆塹兩重。在臺城東門外南。東西開

三門。

金陵府城

案宮苑記。隋大業六年。置玄風觀。南園是。按唐李孝恭再破俚賊。欲以威重夸遠俗。築

弟石頭城。陳廬徵自衛。此又唐府城也。

臨沂懷德同夏諸城

並見廢縣。

湖熟城

湖熟古縣名。漢屬丹陽郡。宋元嘉中。徙越城流人於此城。元和郡縣志云。在舊江寧縣東南

七十里。今在上元縣丹陽鄉。去縣五十里。淮水北古城猶在。詳見廢縣。

白馬城

在江寧縣北三十里。吳時烽火之所。考證。金陵故事云。吳時沿江烽火臺一所。

一在石頭左。一在白馬城。今不詳其所。

竹里城 在句容縣北六十里。東陽鎮東二十五里。

考證。齊永元二年。崔慧景叛向建康。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閣將軍徐元鵠等六將。據竹里爲數城拒之。

竹城 在溧水州東南七十里。環二里。高五尺。有廟未詳。

周美成詩。竹城何檀礬。層巒分雉堞。王封盡四暨。同有歲寒節。似以有竹名也。

杜城 在溧水州南一十二里。環四百餘步。隋大業末。杜伏威屯軍於此。舊有廟及

皇姥城 在溧水州南一百一十里大山南。高五尺。有廟未詳。城周五里七步。子城周一里一百

一十四步。上闊五尺。下八尺。

溧陽舊縣城 在縣西北四十五里。地名舊縣村。

戚氏云。城已毀。唯巡檢寨後小坡上有城隍廟。前

七。近百餘載。蓋自唐初武德三年置縣。及是逾百年。唐末天復三年。移治今縣。後三年唐亡。則此城爲溧陽治。與唐終始。首尾幾三百年也。今有古平陵城。在此城南十餘里。若據勝公廟記。謂移瀕治於溧陽南十里。改爲平陵。疑此縣即吳溧陽。乾道志亦云。疑此即溧陽縣。然廟記所謂溧陽。似指唐溧陽。以曉人未可據以爲吳。有此縣也。

平陵城

乾道溧陽志。在縣西北三十五里。周二里。高一丈。四門塹闊六七尺。居民今五六家。勝

公廟記。見前。固城下。縣志史記伍子胥橐載而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膝行蒲伏。稍首肉袒。鼓腹吹簎。乞食於吳市。戰國策亦述此事。陵水二字。作蒼夫。然則瀕諸陵平平陵陵水蒼夫指陵夫此地。陵水蒼夫傳誤耳。陸龜蒙等澤叢書李賀記。爲兒時在溧陽。聞白頭書佐言。孟東野貞元中爲溧陽尉。溧陽昔爲平陵縣。縣南五里有授金澗。澗南八里。有故平陵城。周十餘步。基北才高三四尺。而草木甚盛。率多大樸叢雜。蒙翳如塢如洞。其地窪下。積水沮洳。深處可活魚鼈。幽邃可喜。東野得之忘歸。案此城南五里有平陵山。南

永世城

其後改曰永安。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永世。屬丹陽郡。元帝又分永世爲平陵。皆屬義興郡。

•宋元嘉九年。省永世入溧陽。今俗稱故縣。內有唐塔寺舊基。鄉民猶能言古狴犴之所。晉伏滔陸確皆嘗除永世令。•

趙城在溧陽州東五里。周二百步。廟有

期有

梁城在溧陽州西五十里。周三百步。有

八

黨城在溧陽州東十五里。周一百五十步。廟有

下步

漂水古城舊志在縣西南一里。不載所始。疑若

舊志在縣西南一里。不載所始。疑若頃國城之頽。古遺之。西發者多矣。

新亭集

宋孝武入討元凶柳元景，至亭依山築壘。東西據險，察賊衰竭，乃開壘鼓譟以奔之。賊衆大

潰・亭今古

在城西南十二里。尋不有。者登元徽二年桂陽休簡舉兵潯陽蕭道成頓兵新亭以當北鋒

淹水有戰
新亭大破詩之

江

侯景故壘今桐樹灣處。卽古大航。城在其南。

梁紹泰元年。北齊兵至建康。陳霸先謂計於蕭載。載曰。齊人若分兵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大事去矣。

乃竝據於大航。築侯景故壘。築城以通轉轍。

守連輶
。轂

賀若弼壘在上元縣北二十里。隋平陳。賀若弼過江。於壽山龍尾築壘。

於平陳山。賀若弼過江

韓擒虎壘在上元縣西四里。今在石頭城西。元和郡國志。隋平陳樹碑。其文薛道衡之詞。武德七年。
詞之。

仁威壘在句容縣。案南史周弘讓梁承望。初爲國子祭酒。一年爲仁威將軍城句容以居。命曰仁威壘。
側。上人感夢移甲城東南僻之舊地。因名甲城。邑舊有祠。在武德廟
松柏。按此爲元魏故。此必隋唐丹陽者。

樂園壘晉義熙中。荀猶反。劉裕築此壘以拒之。在北郊之西。宋元嘉二十二年七月。廿歲降樂遊苑。
輿地志。上元縣東北八里。晉時爲營圃。盧循反。築樂園壘。即此處也。

建康府城見前圖

古都城門見前圖

古建康宮門見前圖

古朱雀門宮苑記。吳立祠名大施同。南臨淮水。此直宮陽門。去臺城可七里。又按地口云。宜陽門
朱雀門。對朱雀浮航。南渡淮水。宋大明五年。立驅道。自閼陽至朱雀門。六年又新作大航門。孝武太
爲龍虎。對立左右。宋大明五年。改爲右暉一門。梁六門。以金陵同考之。當在今鎮淮橋北左南廊。

古東宮門 秦宮苑記。南面正中曰承華門。直南出路。東有太傅府。次東左僕事府。又次東右僕事府。中曰則天門。西直對臺城東華門東率更寺。西家令寺。次西太僕寺。更西有典客省。

古籬門 案宮苑記。舊京邑南北兩岸籬門五十所。蓋京邑入郊門也。江左初立。並用籬爲之。故曰籬門。又云。東籬門。本名華建。籬門在古籬建市。東西籬門在石頭城。東南籬門。在國門之西。北籬門在覆舟山東。玄武湖東南角有亭。名籬門又有三橋。籬門在光宅寺側。白楊籬門。在護軍府西籬門外。路北齊東昏時。陳顯達舉兵。官軍敗之於西州。斬於籬門側。始安王遜光。據東府及使左興盛屯東籬門。又崔慧景與江夏王寶文舉兵。東昏遣將軍左興盛。率臺內二萬人。拒慧景於北籬。梁高祖建義。命陳伯之據籬門。天監八年。新作緣淮塘南屋。趣後渚測門。達於三橋。武時。侍中何惲。南郊陪乘轂輶。過白下門。鬪將同伏。帝以手援之曰。默反陪奴卿也。○

古宣陽門 洛京舊名都城正中門也。南直朱雀門。相去五里。門三道。上則重樓。縣肩上刻不爲龍虎相對。皆繡欄漢井。南史宋明帝時。有人謂宣陽門爲白門。以爲不祥甚。諱之。通典。孝武時。侍中何惲。南郊陪乘轂輶。過白下門。鬪將同伏。帝以手援之曰。默反陪奴卿也。○

古大司馬門

在宜陽門內。三國典略。侯景陷臺城。燒大司馬門。後閼舍人高善寶。以私金千兩賞

下多門將。開羊腸鑿扇爲孔。以架刺劍。二人。研者乃退。○

古建春門

晉城正東面門。後改爲建陽門。文選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詠曰。經建春而右轄。循鹿闕而通度。○

古東掖門

晉成帝修。宮城南面闕四門。最東曰東掖門。門三道。南直蘭臺。最西曰西掖門。其地在宋宮城東北。○

古南掖門

宮城南面近東門。案寶錄。南面次東曰閨闈門。後改爲南掖門。世謂之天門。南京蘭臺宮西大路。升平五年。南掖門爲足陷地。得銅鑄一。有二四字記南掖門。是建康宮南面東門。

○陳朝改名端門。南出都城開陽門。即宣陽東門也。楊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興北。樓與南掖門相對。

古雲龍門

第二重宮牆。東面門對第三重宮牆萬春門。宋劉堪初入朝。善論政道。并前代故事。聽者忘疲。每旦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羽儀分散。不夕不出。侍中司徒尚書令。謝朏。是族不堪拜謁。雲龍門。乃角巾自輿謁雲龍門。

古神虎門

一曰神武門。第二重宮牆。西面門對第三重宮牆千秋門。宋書傳亮永初四年。爲中書令直中書省。專典詔令。以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客神虎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齊陶弘景爲高帝諸王侍讀。奉朝既而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

古西明門

臺城正西面門也。實錄云。宋徐義之住西州。高宗嘗思美之。便步出西掖門。羽儀絡繹追之。已出西明門矣。

古平昌門

宮城北面。北東對南掖門。其地在今城東。宋劉延孫爲尚書左僕射。疾病不任拜起。上使乘舟自清溪至平昌門。入尚書下舍。

古廣莫門

洛京舊名都城。北面次西門也。北直樂遊苑南門。其地在今城東北。宋元嘉十五年夏四月。新作閭闈廣莫二門。王曇首傳。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使三更竟。門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獸幡銀字。檠不肯開。尚書左丞羊元保奏免御史中丞傳降以下。曇首曰。旣無懲教。又缺幡檠。惟稱上者不異單刺。元嘉元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非之建。今之守舊。未爲非禮。其不請白獸幡銀。

字檠。致閉門不時。由尚書相承之失。未合糾正。上特無問。更立科條。失。未合糾正。上特無問。更立科條。

古國門

梁天監七年。作國門於越城南。在今高座寺東。南瀕橋北。越城東偏。

古望國門

南史。梁侯景犯建康。令羊侃率千騎頓望國門。其地在越城東南。

古光德門

古讀編云。在東門外趨蔣山路。東北曲折處。舊傳如此。未詳其始。

石闕

南朝宮苑記曰。晉元帝欲於宮前之闕。衆議未定。王導指牛頭山爲天闕。不別立闕。宋孝武大明七年於鐘樓梁柱立雙闕。梁置石闕。在端門外。陸陳爲銘曰。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或以聽窮省寃。或以布治縣法。或表正王居。或光宗帝里。晉或浸弱。宋歷咸夷。乃假雙闕於牛頭。託達闕於博望。有獄耳目。無補憲章。註。此石闕在端門外。夾道置之。其上隱起。奇點異禽之狀。規制詳見後碑碣類。

白下門

見白下亭。

秦淮柵

即橋塘也。案實錄。註。吳時夾淮立柵。又梁天監中。作重柵。皆施行於至南唐時。置柵如舊。

青溪柵

在城東。蘇峻之亂。因風縱火。進燒此柵。官軍再敗。卞壺父子死之。附平陳。斬張麗華孔貴妃於此柵下。

今府城八門

見前圖。

吳太初宮

建康實錄。吳太初宮。遷都建業。徙武昌。宮室材瓦。繕太初宮。即長沙王孫策故府也。赤烏十年作。十一年宮成。周迴五百丈。正殿曰神龍。南面開五門。正中曰公車門。次東曰昇

賢門。東面曰左掖門。西面曰右掖門。東面正中曰青龍門。西面正中曰白虎門。北面正中曰玄武門。北面對臺城西門曰陽陽門。東西曰御街。又起臨海等殿。晉元帝渡江。因吳舊都。即太祖宮爲府舍。及即位。稱爲建康宮。江表傳。城懶沼曰。建康宮乃後衛京來所作。將軍府幸耳。材料率歸。權曰。大禹以卑宮爲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臥相畏。武昌材自可用也。左太冲吳都賦曰。作都宮於建康。麗圓閣之所營。策玉斧之清法。拯神龍之華殿。施榮琳而櫛施。崇臨海之居巍。飾赤鳥之轉幢。東西閣閣。南北峰嶺。房櫓相扼。連圓相經。闊闊而遼。連圓而遼。異出奇名。左斯雙裔。右號臨幽。暭幸鍾峯。吉墳丹楹。圖以雲氣。畫以雲煙。顯靈之多興。會未足以少晦。許云。利龍臨淮赤鳥。皆吳大帝所作。建業太初宮殿名也。晉書。宮門名也。晉書。宮門名也。太初宮盡焚。陳前平有冰。因太初故基。創府舍。元帝所居。卽居所造。帝領江左十年。始即位。常在舊府。則帝亦不改作。至成帝始移苑城。詳見晉書。

晉書

吳昭明宮

舊志。後主正證二年六月。起新宮於太初之東。制廣尤廣。三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移植伐木。又謂營地。大苑南起土山。作櫻櫟。以飾瑞玉。制以奇名。又

開城北渠。引後湖水。流入宮內。巡鑿帶殿。備勤技巧。功費萬倍。

吳南宮

吳太子宮。在南。大帝赤烏二年適南宮。宋置

晉建康宮

亦名新宮。晉成帝咸和七年。新宮成。名曰建康宮。亦名建陽宮。直法寶寺之南。在今臺

城。燕陵作亂。盡焚臺城宮室。溫峤以下。咸議遷都。惟王導固爭。不許。成和六年。使卞彬營治。七年三月成。開南門。南面一門。東西北各一門。十二月。帝還居之。明年正月。崩萬國。於新宮。孝武太元新

年。謝安以宮室朽壞。嘗作新宮。仰模元象。合臨辰極。王彪之曰。申興即位東府。誠爲敏曠。元明二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處臺都。坐不敝寒暑。是以更營修築。殆合奢儉之中。今自可酌意增修。強忍未修。不可大興力役。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凡天下事當保固國家。朝政惟允。豈以修屋爲能耶。詔曰。昔大賊縱暴。宮室焚蕩。元惡雖除。未暇營築。有司屢朝會過狹。遂作斯宮。子來之歌。不目而成。新宮
內外。殿宇大小。凡三千五百間。

晉永安宮即吳東宮。在臺城東南。輿地志。吳東宮在城之南。晉初東宮在城之西南。其後於宮城之東南。宋齊梁又在宮城之東北。宮苑記。永安宮在臺城東華門外。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他爲東宮。本東海王第。安帝立。以何皇后居之。桓玄拆其材不入宮。以其

他爲細射宮。至宋元嘉十五年。樂爲東宮。陳太建九年。移皇太子居之。

宋親蠶宮在上元縣鍾山鄉閭。前紗巾中。南史。宋大明三年。立皇后蠶宮於西郊。四年二月庚申石蠶爲西蠶。成兆域。置大殿七間。又立蠶觀。其禮皆循晉氏。恭宗旦金陵賦註。親蠶堂廟有碑記。今莊前半地是其處。

齊世子宮在石頭城。南史。齊武帝
爲世子日。以石頭爲宮。

梁金華宮在青溪東。去臺城三里。考證輿地志。梁大同中所築。昭明太子蔡妃所居。曰宮傳云。大通三年。詔明太子薨。宮屬龍妃蔡氏。別居金華宮。以襄爲中散大夫步兵校尉。金華宮家
令。知金華宮事。

陳安德宮按宮苑記。在宜陽門外。宜西郭都城西南角外。陳宣帝爲曰皇后所築。晉平陳。移江
寧縣於此。明年遷之。有古池存。人口呼爲安德宮池。宋末池猶存。在精銳軍署內。

青溪宮

在城東二里。南史齊武帝元嘉二十七年生於建康之青溪宮。後爲芳林苑。

七年

未央宮 長樂宮 建章宮 長楊宮

南史宋廢帝景和元年。以東府城爲未央宮。以石頭城爲長樂宮。以北邸爲建章宮。南第爲長楊宮。東府城爲長樂宮。

在古青溪
橋東。

梧園宮

在句容縣吳王別館。有梧樹成林。今不詳其所任助述異記。古樂府云。梧宮秋。吳王愁。

宋行宮

即舊築康府治。高宗紹興二年。修爲行宮。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綱。言於

長安爲西都。建康爲東都。各命守臣。葺城池。治宮室。積糗糧。以備臨幸。則天下之勢安矣。上出其章付中書衛尉少卿衛構紙曰。建康實古帝都。外連江淮。內控湖海。爲東南要會之地。伏望越下嚴詔。夙期東幸。中書舍人劉珏曰。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固守。廷臣率附其議。於是大臣皆主幸東南。二年五月。上至江寧府。駐蹕神霄宮。詔改江寧府爲建康府。二年閏七月。上自建康如湖西。紹興二年。上命江南東路安撫大使李光。即府舊治。修爲行宮。光乞增創後殿。許之。以礪進呈。上曰。但令如州治足矣。若止一殿。雖用數萬緡。亦未爲過。必事事相稱。則一木之侈。傷財害民。何所不至。象箸之漸。不可不戒。山是制度簡儉。六年六月。右僕射張浚謂建業爲中興根本。奏請聖駕。以秋冬臨幸。七年三月。辛未上至建康。十一月。上謂衆曰。朕來建康行宮。皆因張浚所修之舊。不免葺數間小屋。爲寢處之地。當與卿觀之。初不施丹牘。蓋不欲勞人費財也。八年正月。上將還臨安。參知政事張守言曰。陛下至建康。席未及設。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之心。趙鼎持不可。王成召張浚至宮中諭之曰。朕來日東去。卿在此無與民爭利。勿興土木之工。後悚息承命。浚見地無磚面。再三嘆息。上曰。此事非難。但艱難之際。一切從儉。庶少紓民力。朕爲人主。雖以金玉爲飾。亦無不可。若如此。非特一時士大